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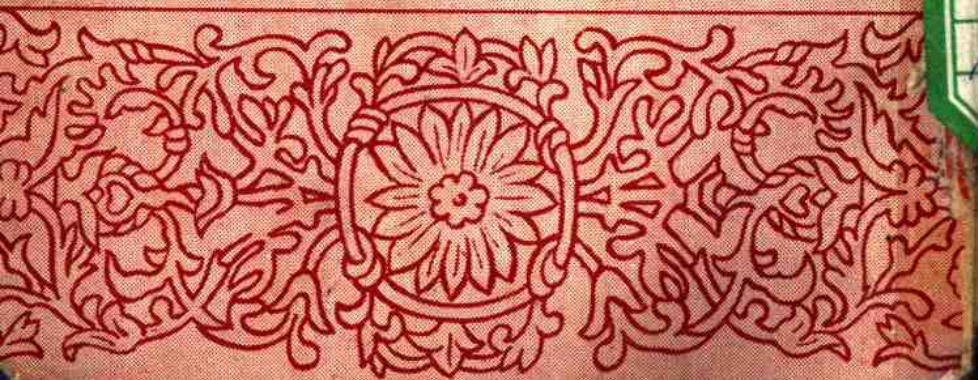
✓ 1032 /
文叢翻譯叢書

妮 索

蘇聯·P·魯克尼茨基著

北 京 市
教 師 進 修 學 校
收 發 圖 記

文叢翻譯出版社出版



文藝翻譯叢書

妮 索

P·魯克尼茨基著
盧承志譯
卞之琳、姚漢源校

新華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人民政府新聞出版處
出版許可證出字第〇三一號

總 9 文藝 8 52 開 426 面

妮 索

P·魯克尼茨基 著
盧 承 志 譯

★版權所有★

一九五三年八月北京初版

出版者 文藝翻譯出版社

發行人 陸 劍 秋
(北京·西單舊刑部街三號)

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一廠
(北京西便門南大道乙一號)

印數 1—7000冊

定價 15.000元

第七章

當然巴克提可以把活兒幹得更快些，可是他現在不在西雅塘。妮索以前從沒有學過一堵石牆，所以鑄研這種手藝就要費一些時間。何況那一堆石頭的大小尺寸全都不一樣，爲了把合用的挑選出來，就得先跑遍了牆角的整個石頭堆。每逢挑出一塊石頭，總是把它先擺在這個位置上，然後擺在另一個位置上，可是在她來看，這塊石頭放得總是不穩固，一壓上其他石頭的重量，那就一定會坍下來。

起初，當她忙着從懸崖脚下搬運成籃子的石頭，並且和着泥的時候，覺得好像再沒有比學一堵牆更容易的事了。她知道自己這堵牆會跟巴克提的兩堵那麼好。可是今天妮索從天亮就開始幹活，到中午，牆還沒有她的胸膛那麼高，同時每一小時的活兒愈來愈困

難了，因為每逢壘過新的一層，就必須把石頭舉得更高。

妮索毫不休息地幹着活。她想到這間房子（這間房子是她的）蓋上屋頂，已經等得不耐煩了。雖然蕭·比爾說在屋裏砌兩個爐灶沒有意義，她還是堅持要在屋子中心砌一個。如果巴克提的屋子蓋得像西雅塘其餘的房子一樣，只包括為全家用的一間屋子，那當然就對了。可是蕭·比爾要大家的屋子都跟他自己那間一樣，那麼妮索怎麼能在一間沒有爐子的屋裏住呢！

妮索給沾得一塌糊塗，連頭髮裏都有泥塊兒。如果她獨個兒繼續幹下去，到傍晚這堵牆也不會高過她的肩膀。可是幸虧蕭·比爾過來幫忙了，他向上砌着，只讓妮索把他指定的石頭搬過來。現在工作用一種驚人的速度進展着。他做事多麼熟練啊！妮索搬一塊石頭，要把它緊攬在肚皮上，這石頭重得幾乎把她的身子變成兩段，他卻把它從這手舉到那手，迅速地按在攙了稻草的泥巴上。石頭臥在那兒，好像蜷伏在它自願的一個非常舒服的地方似的。

「現在這一塊嗎？」妮索問道。

蕭·比爾轉過身來。

「不，大點的一塊，在那兒。」

蕭·比爾從妮索手裏接過石頭，便把他們剛才的談話繼續起來。

「你說那邊的草很壞？」

「一定是的。「藍角」到夏天從來沒有那麼胖過。」

「也許那牛生病吧？」

「要是生病，那個亞克壩人絕不肯從我姨媽那兒牽走的。那邊所有的牛都很瘦。可是咱們這兒的牛——我頭一次給它打掃時，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一根肋骨也瞧不見，而且那麼大！」

「你沒見過真正的大牛哩。把那兒的石頭遞給我——圓的一塊……拿我們俄羅斯的牛跟那一隻比一比，它不過像隻小牛犢。像在天堂上呢，妮索。可是這兒——連蓋屋頂用的一根合用的樑木都沒有！」

「你昨天弄的那根怎麼樣呢，蕭·比爾？」

「那根白楊柱子嗎？在我家鄉裏，把它砍來當柴燒也覺得丟人！在我來的那個地方，我們有這麼粗的樹。」蕭比爾用一個寬大的手勢比量着腰帶。然後他刮下一灘泥，把它抹在石頭上。

「你來的那地方甚麼東西都好一點！」妮索遞給他另一塊石頭時沉思着說。「那你幹嗎要在這兒住下去？」

「因為我希望你們的事情一樣的好！我想做些讓你安適的事情呢，你這個可愛的東西！」

「爲我？」妮索用一種嚴肅的聲音問着，於是沉默起來。

她繼續做了一會兒，沒說一句話。

「蕭·比爾，如果你們的人不買老婆，那麼男人怎麼弄到她們呢？」

「簡單得很：如果一個男人愛一個女人，他對她說『我愛你』，如果她也說『我愛你』，

那麼他們就結婚啦。」

「就是這樣嗎？」

「另外你還要甚麼呢？」蕭·比爾微笑道。「他們舉行一個婚禮，並且在書裏寫上他們是男人和妻子。就是這樣。」

「他們自己寫嗎？……喂，這塊石頭成嗎？」

「好。遞上來吧。當然是他們自己寫，遞簽上自己的名字。等你結婚時也把你自己的簽上。」

妮索又沉默起來。只有敲打石頭的聲音可以聽得見。

「我永不結婚。」妮索很堅決地說。

「爲甚麼不呢？」

「因爲沒有人會愛我。我是個壞人。」

「是甚麼東西讓你想自己很壞呢？」

「我當然壞。太陽要因爲我停止發光。每一個人都要死掉，我要死掉，你也要死掉。我不願意太陽停止發光！」

「噯，你這傻子！好像太陽除了爲某一個小姑娘難過就沒有旁的事幹啦！糊塗人瞎扯，

你竟聽他們的！」

「你能說諾魯·貝克糊塗嗎？波波·卡龍糊塗嗎？大家都說他是聰明人當中最聰明的。我是個不忠實的老婆。我對每一個人都有一種壞影響。我一定是壞得很。你沒有聽見他們怎麼說我嗎？你不記得魚骨頭向我嚷的甚麼啦？你爲甚麼要蓋房子給我住呢？蕭·比爾？你爲甚麼不趕我走呢？我也許要給你帶來不幸呢。蕭·比爾，我整天價不斷地想……喂，拿這塊石頭。」

「你整天不斷地想甚麼，妮索？」

妮索皺起眉頭。也許還是別把自己常想的告訴蕭·比爾的好。如果告訴他自己想死，他也許要生氣的。她既然這麼壞，爲甚麼還要活下去呢？爲甚麼她要給別人，特別是蕭·比爾帶來不幸呢？不，還是別告訴他吧。

「又不說話啦！你在想甚麼？想你的確是個壞姑娘，是吧？」

「是的，蕭·比爾。我是這麼想。」

「那麼告訴我你會損害過甚麼人吧。你殺過甚麼人嗎？你偷過東西嗎？或者你一天到

晚地撒謊嗎？」

「我不曉得，蕭·比爾……不……可是聽我說吧。我要把實話告訴你。我要殺死某人……這樣……拿一把小刀，一下子把他殺死！」

「啊呀！殺誰呢？把那塊石頭遞給我吧。你想要殺的是我嗎？」

「你天曉得不是的，蕭·比爾！」妮索向蕭·比爾瞥了那麼可怕的一道眼色，使他感覺到她對這場有趣的談話的一種嚴肅的低聲。「你怎麼會想這種事情！我……」妮索幾乎把她發誓不說的那個字眼兒說了出來。「我想殺死的不是你。」

「那麼是誰呢？」

妮索扔掉她剛從石堆上搬來的石頭，向蕭·比爾走來；蕭·比爾瞧見她臉上發生的變化，就驚奇起來。

「我想殺的是阿西斯·康。」她柔和而堅定地說道。「還有一切反對我的人。」

「來吧，來吧。」蕭·比爾只能找這些話說。「咱們還是繼續幹活吧，妮索。」

妮索又開始給他遞石頭了。現在牆已經到了蕭·比爾的肩膀，所以他必得把胳膊舉

到頭上面工作。爲了克服這種不方便，他就在牆基旁邊放了幾塊大石頭，這樣就可以站在上面。

「不，妮索，」最後他說。「你一點都不壞。最重要的是你不懶惰。這很好，好極了。你從來不交叉着胳膊坐在那兒，因此古利對你很高興。在她一切的工作上，你都幫她忙。」

「我當然幫她忙。她獨自一人嘛。你在村子旁邊忙，巴克提又走了。告訴我，蕭·比爾，巴克提幹嗎走了這麼久呢？」

「怎麼，你因爲他而覺得寂寞嗎？」

「不，只是古利奇怪他爲甚麼這麼許久還不回來罷了。」

「顯然是旅隊還沒有到達沃落。我猜巴克提是在那兒等着呢。」

「蕭·比爾……」

「啊？」

「我不懂。告訴我吧……」

「甚麼？」

「我不懂，爲甚麼這兒所有的人都說他們害餓。昨天你不在家，祖愛達來看過古利和我。她哭着說自己害餓。她幹嗎害餓呢？有的是蘋果、棧子和牛奶。難道那些飯很壞嗎？我住在杜布時，我們除了煮飼草，甚麼都不吃，所以我們常說，「只要有飼草吃就成了。」西雅塘人都很饑呢。我看這兒的生活很好嘛。」

「是啊，當然……這兒的生活好……」蕭·比爾慢慢說着，他的頭腦裏充滿了對這些東西的想念：烤牛肉、帶汁兒的馬鈴薯和葱——新鮮的煎蔥——他們紅軍中隊裏沒有一天不是吃這些東西過去的。在他們行軍時，便帶着整整一個畜羣，每天傍晚他們一紮下營——哼！蕭·比爾的饑慾發作了，他用舌頭舐舐嘴唇。如今在這兒呢，每逢蕭·比爾瞧見一隻羊，他的頭腦裏從來沒有想過可以拿它烤烤吃。深谷居民們頂多不過讓自己每年殺一隻羊。唉，每天的那種豌豆粥還有那些蘋果、乾棧子和酸牛奶！如果能吃一餐菜燉肉、酸奶酪、黑麵包加牛油的好飯才好哪！

「這兒的生活當然好，妮索，」他重複道。「等巴克提弄麵粉來，那就更好啦。記得我會問過你的嗎，妮索，你爲甚麼不願意回杜布去呢？」

「那兒所有的人既然都對我像生人一樣，我幹嗎要回去呢？」

「可是你是生在那兒的。」

「那兒每一個人人都待我很壞。我姨媽把我賣給了阿西斯·康。」

「在亞克壩，他們對你也像生人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這兒呢？」

「這兒起初我想他們也會一樣……」

「可是現在呢？」

「巴克提在這兒，古利和你也在這兒……隨後是祖愛達和嫂克·布卡……不，這兒

的人對我不像生人。」

「不像生人，這是甚麼意思？譬如說我吧，是一個俄羅斯人。」

「你，蕭·比爾？你一定是在跟我開玩笑。你正正是我自己的人嘛！」

「誰不是「你的人」呢？」

「阿西斯·康不是。諾魯·貝克不是。波波·卡龍不是。魚骨頭不是。凡不希望我得好
的都不是。」

蕭·比爾笑了，竟忘記了把下一塊石頭砌上去。

「除了魚骨頭，我完全贊成你說的這些人。魚骨頭是「你的人」哩。」

「她？她你忘記她說我甚麼啦？」

「她胡扯了一通。可是有一天你得跟她和好。」

「不！」妮索憤怒地喊道。「如果別人是生人，她也是，還長着一條蜥蜴舌頭哩！讓耗子
跳到她嘴裏去吧！」

蕭·比爾大笑起來，因此惹火了妮索。

「你甚麼都不曉得，蕭·比爾。她不喜歡你。她也不喜歡巴提克。巴提克走時，她不肯把
自己的驢子給他。」

「你說不給他驢子，是啥意思？她哪兒有驢呢？」

「瞧，你甚麼都不曉得，蕭·比爾。還記得巴克提怎麼跑遍村子搜集驢子嗎？」

「是啊，我記得。」

「他也到她那兒去過。我甚麼都曉得。那時你在運河上，可是我和巴克提去啦。你自己告訴過讓我幫他去搜集驢子。可是魚骨頭沒有把她自己的給我們。卡拉什病了——他抽了鴉片——我們一到魚骨頭家，她就將我們趕走了。「我不願意把自己的驢子給你們！」她這麼說。巴克提向她罵過誓就走了。她絕沒有把驢給過我們。」

「巴克提爲甚麼不把這事情告訴我？」

「我不曉得。你告訴我們搜集二十五隻驢子，可是我們只搜集到二十四隻。魚骨頭把我們趕走，我們就到另一家——祖愛達家去啦。她的哥哥胡達多把最後一隻給我們湊上。他也是一個好人呢。可是魚骨頭是條蛇，我恨她！」

「你和我再找一天來談魚骨頭。可是咱們還是繼續幹活吧。現在你爬到頂上去——我再也夠不到啦。我向上遞石頭，你壘上去。如果我爬上去，整面牆就要坍倒啦。」

「我也爬不上去啊，蕭·比爾。石頭會掉下來呢。」

「來，我把你舉上去————上去吧！」

當蕭·比爾緊抓住妮索，不知不覺地讓她貼近了自己，他忽然覺察到了這個女孩子的氣力與柔和。一秒鐘的功夫，他把她舉到自己頭的上方，她就跨上了牆。他一瞧見妮索那驚惶的眼睛裏突然射出的光亮，就暗自尋思：「瞎扯！她不過仍舊是個小孩子呢！」他趕緊向石頭堆彎下腰，把最重的挑選出來，又把它們遞上去。

「拿緊了！這是塊重的呀！」

妮索緊抓着石頭，把它砌到泥裏。他們繼續幹活，再沒有談話；牆已經比蕭·比爾高一些了。

二

卡拉什把驢子交給商人以後，便抽了那麼多的鴉片，因此他在夢的世界裏魂遊了三天。他被自己那種許久對幸福的渴望所折磨着。在他看來，好像自己正向一條河的中間走下去，這條河的金黃水流達到他的肩膀。水把他浮了起來，所以他用喘不上氣的速度大步邁着。每逢他的胳膊一陣亂扒，金黃的水波便向後退去。他每邁一步，全部境界便漂流而過。

譬如說這兒吧，就是一個透明的、青紫色的山區。卡拉什看得見，住在那些山裏的女人，像一團紫露似地移動着，好像湖水深處的游魚。她們奔到河岸上，向他瞧一眼，瞧瞧這位偉大而出名的卡拉什。他竭力接近她們，可是靠岸愈近，河水愈濃，所以卡拉什的腿便動不得了。爲了避免在這個金黃色的河灣裏沉下去，他趕快轉身，回到河中心，這時岸上的女人便閃閃堂大笑，打趣他……水流又把他漂起來。他邁了一步，這一步或許是進入永世的意思吧；在那兒，他看到了另外一個境地，那兒的山都被美麗的氈毯遮蓋起來。他向山走去，看見河岸的沙子都是用煮好的大米做成的。一個人也瞧不見，看來這些大米像是單單爲他預備的；只要他彎下腰，就可以吃個飽。可是他一走近，山上的氈毯都變活了，變成綠色的耗子；這些耗子衝到河邊，把大米吃了個淨光。卡拉什聽得到這一大羣耗子在吮着嘴唇，磨着牙齒。他在驚恐之中再跑回河中心。水流又把他漂浮起來，另外一些境地又呈現在他的面前……；在他向金黃色的河裏走下去的路上，時間是不存在的；成千的境界一閃而過；崇高的希望被完全的失望代替了；卜拉什快樂地笑着，又恐懼地叫着。只當第三天，他才被人從金黃色的河裏救上來，河水突然變得無色了，並且非常之涼，從一個水罐裏傾瀉出來；魚骨頭實在沒